

阳光少年派·课外阅读丛书 王庆杰 / 主编

用美好的儿童文学“喂养”孩子的心灵



从图文并茂的书里，孩子们能进入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。
语言的训练、审美的习惯，都在这个年龄段打下基础。

—— 葛翠琳



阳光少年派·课外阅读丛书 王庆杰 / 主编



(鄂)新登字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酸枣树 / 王庆杰主编.

— 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6.3

(“阳光少年派”课外阅读丛书)

ISBN 978-7-5351-9712-2

I. ① 酸…

II. ① 王…

III. ① 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1788号

酸枣树

出版人 方 平

责任编辑 张国平
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
出版发行	长江出版传媒	430070	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	湖北教育出版社	430015	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经 销 新 华 书 店
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任庄村委会东500米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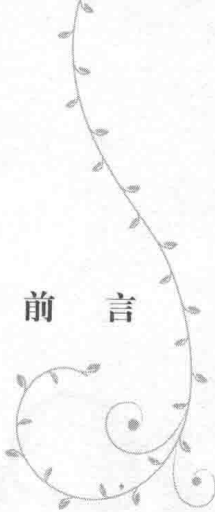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51-9712-2

定 价 15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010-62908869进行调换)



前言

《“阳光少年派”课外阅读丛书》是全国优秀期刊、北京市中小小学生必读的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编辑部为青少年读者倾力打造的一套精品书系，荟萃了该杂志最新五年的精彩作品，囊括了汤素兰、毕淑敏、葛翠琳、孙幼军、张秋生、张之路、安武林等数十位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的名篇佳作。

丛书所选的这些作品，体裁多样，主题各异，内涵丰富，兼具童真童趣和人生智慧，呈现了当下青少年的生活状态，展现了少男少女在成长蜕变过程中的喜怒哀乐。鲜活的少年形象、浓郁的校园气息，让小读者们有如身临其境，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；天马行空的幻想、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又让他们在优美的文字和丰富的想象中，展开思想的翅膀，感受文学的魅力。

通过阅读这些优秀的文本，小读者们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，向作家们学习到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，快速提高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水平，为语文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让阅读伴随我们成长，让成长时时都有书香。我们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这套课外阅读丛书中汲取养分，收获感悟，在快乐阅读中不断成长。

名家谈阅读

葛翠琳

从图文并茂的书里，孩子们能进入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。语言的训练、审美的习惯，都在这个年龄段打下基础。

孙卫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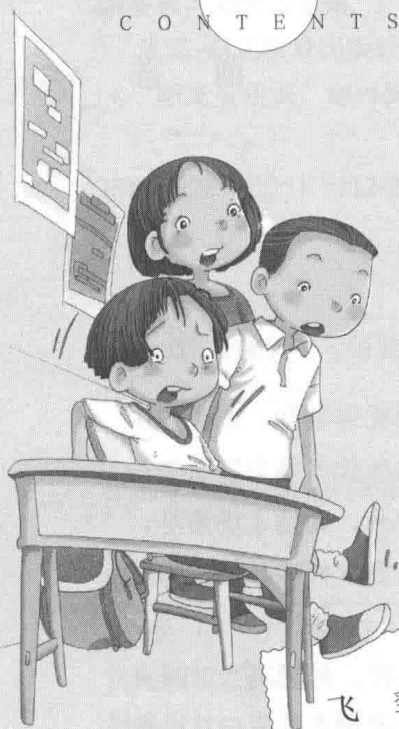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儿童文学中得到了爱，我希望用我的文字，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。我喜欢看他们的笑脸，我渴望每一个孩子都具备良好的品格：善良正直，快乐开朗，执着勤奋，宽厚忍让，善待自己，看重他人……

毕淑敏

做一个美好的人，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谁不愿意美好啊？除了心灵的美好，外表也需美好。为了这份美好，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。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，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。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，竟然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，让面部微小神经麻痹，换来皮肤的暂时平滑……让我这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人，胆战心惊。其实，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，却被人们忽视，那就是读书啊！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飞 翌平/002

青豆哥哥红豆妹妹 徐玲/013

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 毕淑敏/022

冬居星的后 茶茶/028

古塔里的家 马昇嘉/036

老额吉和老牧羊犬 许廷旺/045

古画风波 杨翊/054

我与补习班的斗争 周羽/065

大好人 林风/074

想当警察的熊 李维明/081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酸枣树 葛翠琳/088
- 有一个孩子叫星星 惠海燕/091
- 带甜味的花裙子 马亚伟/100
- 我在你的一声呼唤里 贾颖/103
- 星人的镜子 吉葡乐/109
- 我怕数学 孙卫卫/118
- 行走的灯 侯建臣/121
- 表舅公 盛永明/124
- 散步 张国龙/126
- 无敌香香功 钟锐/133
- 想你时，你在哪里 张菱儿/142
- 留在手腕上的记忆 高巧林/153
- 年关飘雪 谢倩霓/157





用美好的儿童文学“喂养”孩子的心灵

飞

| 翌 平 |

我看到爸爸妈妈
就这么走远，留
下我在这陌生的
人世间。



我努力睁开眼，灰尘落到眼中，让我泪流不止，我本能地用手去擦，发现手臂被卡在狭小的缝隙里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抽出来。

这是在哪儿？大脑一阵晕眩，记忆从眼前断流。

我的目光渐渐适应了黑暗，还好，从头顶一个缝隙中，几丝光线渗进来，我努力回想着，理不出丝毫的头绪。

“哥，哥——”妹妹的声音很沙哑，她不停地咳嗽着。

“雁子，你在哪儿？”我大声喊起来，预感到她的险境，想从她那儿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“哥哥，”雁子哭号起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，“天塌下来了，把我们埋在下面。”

“别急，雁子，我们在哪儿？”我的大脑依旧短路。

“在家里，我的身子被压住了，好痛好痛。”雁子的声音有气无力。

我使劲挪了挪，借着微弱的光，看见斜躺在屋子里的水泥板，我的



一只脚压在下面，虽然还没有想起这是怎么发生的，可我意识到：我和妹妹被埋在废墟里了。

我家住在一座美丽的小山城，从窗户望去，郁郁葱葱的山谷里云山雾绕，清晨阵阵的鸟鸣最先传进我家紧挨岩壁的窗户。我和雁子喜欢趴在这扇窗上看雨，夏天的中午或下午，总有几片云彩从碧翠的山谷上飘过，带着阵阵的雾气把树林吞没。云彩飘下来，仿佛会飘进我家的窗口。我和雁子赶忙合上窗，把云彩关在外面，然后面对面笑起来，模仿着打雷的声音在屋子里不停地奔跑。听妈妈说雷公驾驭的雷车上装着响鼓，他经常在云朵上巡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就听到雷声由远到近。夏日的雷喜欢接二连三，雁子会用小手捂住耳朵，等待最响的那声雷。雷炸响的时候惊天动地，连我们的石头屋子都会跟着晃起来。它像是一个生气的孩子，顺着山谷不停地乱窜，愤怒的吼声会在山谷里回荡。我和雁子打开窗户，看房檐上水泼一样的雨帘，朝着雷公挑衅式地大喊大叫。雨很快就会停下来，燕雀、布谷鸟歌唱着，院中临时的河塘里鸭崽游得欢天喜地。

我想起来了，这几天我和雁子没有到镇上上学，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搬到另一座城市去，爸爸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新工作。眼前破碎的记忆支离地拼凑起来，我记起下午和妹妹吃过午饭，走向三楼休息。

“妈妈呢？”我问。

“在我身上，压着我，睡……睡着了。”雁子断断续续地说。

“爸爸呢？”

妹妹没有回答，开始抽泣起来。

地又开始颤动起来，先是上下颠簸，然后左右摇晃，可以听到山谷

里的石头不停地滚动，轰隆轰隆地像在打雷。我头顶上的缝隙中，飘进阵阵粉尘，直灌进我的鼻孔和眼睛，我用手遮住嘴巴，大口喘着气。

“爸爸，妈妈——”我恐惧地大喊起来。

二

我的心揪起来，可我不能对雁子说。

我使劲挪动了一下身子，被压住的脚踝像撕裂了一样，一块巨大的水泥板正砸在上面。多亏我身边古老的硬木杂货橱和一把铁板凳，它们将落下来的水泥板支起了一个倾斜的角，挡住了下砸的冲击力。

我知道，雁子应该就在我身旁三四米远的地方，砖头瓦砾将我们隔开。

“哥哥，我……我好冷。”雁子的声音有点微弱，可我听得很清晰。

“雁子，等等，说不定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我们呢。”我试着安慰她，心里一阵发酸。

雁子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她不吭声了。我害怕她睡着了，听爸爸说，受伤的人不能睡着，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。我开始不停地跟雁子说话，试着和她一起唱我们经常唱的歌谣，雁子开始断断续续地跟着我唱。几次大地的晃动，粉尘弥漫在我们受困的狭小空间，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干咳。雁子讲话很困难，我猜想压住她的石头比我身上的多很多。

“雁子，雁子！”我的眼里溢满了眼泪，混合着灰尘淌下来，我使劲唱着她喜欢的歌，希望她能听到不瞌睡。我真恨自己，离她这么近，却无能为力。

忙乱中，我摸到橱柜最下层的抽屉，让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，因



为橱柜里装着不少工具。

我费了好大劲，将抽屉拉开一条缝，在里面找到了我心爱的弯把刀。

爸爸是登山队员，国内的几大雪山他都去过。旺秀叔叔是他的登山向导，爸爸和旺秀叔叔是最好的朋友。每次去西藏，爸爸都会顺便去看望旺秀一家。旺秀叔叔家养着几十头牦牛，还有几条让小偷偷害怕的牧羊狗。一次，旺秀送给爸爸一件礼物，是一对手工打制的藏刀。旺秀叔叔说，藏族男子都有一把自己心爱的刀，这种刀很锋利，可以轻松地割断牛皮，剔除牛骨头。藏民们离家放牧时，多用它割绳索削木桩，吃饭的时候用来挑肉。这对刀一大一小，用细致的红缎绳缠着。旺秀叔叔的意思是给爸爸和我一人一把，在藏区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会帮着大人做事，旺秀叔叔把我看成半个男人。

我抽出了那把刀，闻到了涂满牛油的生钢的味道。被埋在瓦砾中，它可有用了，我试着在眼前的泥土上划了一下，果然抠掉了一块，我试着向妹妹那边划了划，对她说：“雁子，我要挖个洞，到你那里去。”

“嗯。”听得出来她很激动。

我一下一下使劲地挖着。

三

我开始想爸爸了，眼前的他一会儿留着络腮胡子，一会儿脸上又刮得干干净净。

爸爸一年中有很久不在家，多数时间在高原雪山。每次他回来，我们都会早早站在村口，等待大巴车的尘烟散去，爸爸背着大包小包从容地出现在公路上。雁子总是第一个发现他，尖叫着朝他飞奔而去。爸爸

丢下包袱冲过来，跑到不到一米远的地方一下子跪滑过来，双手接住欢蹦乱跳的雁子，用那浓密的胡子和乱发狠狠地扎我们。

我记得前年夏天，爸爸带全家到贡嘎雪山旅行。爸爸特意选了一项游戏——飞行，让我和他一起驾驶滑翔机。我们从山顶启动引擎，发动机冒出白烟，在耀眼的雪光下，爸爸和我大叫着飞奔起来，我们助跑了十几米，然后爸爸将系着我的腰带一提，我们就飞向空中。

我们飞得像鸟一样，银白的雪地上散布着郁郁葱葱的松柏，冰凉、清新的空气灌进我们的胸口。云朵从我们头顶掠过，爸爸捏着控制杆，滑翔机一会儿上升冲到白云之间，一会儿降落到谷底滑翔，我俩忘乎所以地大喊大叫，变成两个疯癫的男人，就像爸爸和旺秀叔叔在一起的时候那样。我觉得爸爸身上隐藏着一双翅膀，同他在一起会有一股去飞的冲动。这次旅行爸爸教会了我很多野营生存技能：如何在野外找到可吃的食物和水，如何防止和处理冻伤，如何为骨折打夹板，如何处理伤口，用自制止血带止血和包扎。妈妈责怪爸爸：“儿子长大后，难道你想让他也去登山吗？”爸爸摸着胡子笑了：“有什么不好，男孩儿登过雪山就长大了。”

他的语气很坚定，现在我依然记得很清楚，他讲话时，呼出的热气在胡子上凝成了冰碴。

我知道再也无法同他一起飞行了。我想了起来，大地开始震颤的时候，第一个跳起来的是爸爸，他高喊：“地震了！”他拽住妹妹的手，然后朝我和妈妈喊：“跟我下楼！”可剧烈的晃动让我们很快倒在地上，楼梯瞬间倒塌了，我们的楼房开始倾斜。爸爸高喊：“到狭小的房间去！”我们赶忙退进自己的卧房，当我和妹妹跑进去后，整个楼



就塌了……

大地很平静，阳光透过石头的缝隙，一点点地渗进来。

我的嘴唇上干裂出了口子，尘土将伤口填平。

远处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有活着的吗？谁埋在下面？”

我竖起耳朵，心中立刻燃起了希望：“妹妹，我们要得救了！”我兴奋地说。

“我在这——里——”我大声地喊着，妹妹也跟着有气无力地叫起来。

刹那间，附近的废墟中传出无数声让人撕心裂肺的求救和呻吟，大家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叫喊着。

脚步声渐渐地走到我的头顶上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头顶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，听得出来那是街东边的环保工人张大伯。

“田娃子，下面有几个人？”张大伯问。

“我，妹妹，还有，还有妈妈、爸爸。”我哽咽着说。

“你等一等，一定坚持住，我会找人来救你们。”头顶上传来哗啦哗啦的声响，看来张大伯没能搬动压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石头。

接下来是一片寂静，刚才从地底下传来的喊叫声都已经停了下来。我的心再次陷入了绝望，外面没了动静，连一声鸟叫都没有。

“哥哥，我怕，我喘不过气来。”雁子说。

“妹妹，张大伯去找人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得救的。”我努力不让妹妹察觉到自己的失望。

“唉——”妹妹长叹一声，然后轻轻地哭起来，我干涸的眼窝也湿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大地下会有许多人像我们俩一样流着泪，人们渴望出去，害怕扑面而来的黑暗，人人都感觉到快被黑暗吞没了，生命在一

点点地碎裂，融灭到没有尽头的黑色中。

天，真的黑下来。大地静得像死去了一样。

我昏昏沉沉地闭上眼，那只被压住的脚已经没有了痛感，我伸手够住裤腿，摸到黏稠的一团，我不想完全地睡着，用手指触了触伤口，遥远的疼痛让我头上冒出了汗珠，感觉身体还是自己的。

“哥哥——”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雁子吃力地喊。

“雁子，我在你身边。”

“哥哥，我好渴，我想出去……”雁子开始急促地喘息起来，她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像一只呼啦作响的风箱。

“妹妹，雁子。”我已经泣不成声。

雁子的声音终于停止下来，再不理睬我的呼唤。我的眼泪挂在划伤的脸颊上，略带咸味的泪珠让伤口有了苏醒的感觉，我哽咽着唱起那首童谣，那是雁子最喜欢的，也是她最爱唱的，她鸟儿一样的歌声在一里地外都能听到。我想：现在她一定闭着眼，睡得很安详，就像她平时卧在家中的大床上一样。

“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”我怒吼起来，手里的那把藏刀不停地划着冰冷的岩壁，直到刀刃划破了我的手掌，鲜血凝固在坚硬的石壁上。

四

清晨，干渴叫醒了我。我的嘴里长满了水泡，喉咙肿胀得几乎阻塞了呼吸通道，胃开始火烧般地疼痛，饥饿的本能让我到处寻找食物。我用藏刀撬开橱柜的抽屉，居然在里面发现了半包已经长了霉菌的饼干，这一定是雁子吃剩下随便乱扔的，现在它成了我的救命粮。



我使劲嚼了嚼饼干，吞咽的时候差点呕吐，口腔里没有一点口水，饼干渣粘满我的牙床，几乎让我窒息，嗓子像刀割一样火辣辣的。

我需要水，我对自己说。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条大河，浪花翻滚着朝我涌来，我伸长了脖子张大嘴，准备迎接汨汨而来的甘泉，可水花总是在我眼前分岔，然后翻滚着从身体两边流过去。我使劲眨眨眼，从迷糊中醒过来。外面确实在下雨，下得很大。我张了张嘴，真希望那些宝贵的雨滴，能从缝隙里流淌进来。我闻到了雨水的湿气，可它们在离我几尺外的地方白白地溜走了。

爸爸曾经教过我，在沙漠遇险时，为了生存应该找到任何可以吃的和补充水分的东西，我想到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会饮小便。可我无法那样做，夜里睡着的时候，我尿湿了整条裤子，那条被压住的腿让我失禁，水分白白流失掉了。

“孩子，你还在吗？”张大伯的声音。

“在，在啊——”我大声喊着，听得出，我的嗓音劈开了。

“压住你的石头太大，只能等解放军的工程车来援助，你要坚持住啊，还有雁子。”张大伯大声喊道。

“雁子，”我心里又想起了妹妹和父母，“一定要快一些啊。”

“好的，坚持住啊，快来了啊。”张大叔尽量安慰我。

“我口渴，好渴啊。”我说。

“你等一下。”张大叔忙碌起来，他找来一个压水的喷壶，蓄满了水，伸进瓦砾的缝隙对准了我。

我的上身没有卡住，我用藏刀拨开了两块碎石，嘴边对准他的喷壶。我拼命地吸吮着，略带泥土和瓦砾气味的水，灌进我干涸的嗓子

里，喝了几口，张大叔就将喷壶抽了回去。

“不能喝太多，你的肠胃会受不了的。”他说。

我有些失望，可还是恢复了不少体力。张大伯的声音消失了，也许他去安慰其他埋在地下的人去了。

我的大脑又开始混乱，因为那条伤腿，我现在总是迷迷糊糊的。

一股呛人的气息渐渐充满了我的周围，那是死亡的味道，它嚼食着我的黏膜，浸染着我的气管，让我晕眩窒息。无论我怎么大口地呼气，无论我怎样躲避，那股味道仍深深地钻进我的胸腔，在那里繁衍蔓延。我感觉到它的颜色，乌红色的一团，时而凝结成血色般的硬块，时而扩散成淡淡的雾，将我健康的器官一点点腐蚀掉，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

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雁子、爸爸和妈妈，他们无声地望着我，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。

“孩子，你一定会活着出去的。”妈妈温柔的声音终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远处响起轰隆轰隆的声音，张大伯高兴地喊道：“解放军来了！挖掘机也开上来了！”

我的心开始重新猛烈跳动起来，感觉到挖掘机在不停地锤击地面，听到瓦砾哗啦哗啦作响，每向下挖去一寸，鲜活的空气就离我近了一分。

大地再次激烈地颤动起来，我听到救援人员的尖叫和瓦砾崩塌的声音。天地瞬间开始逆转，我觉得自己平卧的那块山体瞬间倾斜了一下，好像要滑向悬崖边的山谷。

头顶上的水泥板又下压了一尺，那张古老的木榻已经撑不住它了。